



Billions of
chasing love
完结篇

亿万逐爱

叶非夜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叶非夜 / 著

亿万逐爱



完结篇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亿万逐爱. 完结篇 / 叶非夜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190-1968-6

I. ①亿…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7679号

亿万逐爱. 完结篇

著 者: 叶非夜

出版人: 朱庆

终审人: 张山

复审人: 王东升

责任编辑: 王萌 周欣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小茜

责任印刷: 陈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6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zhoux@clapnet.cn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张: 18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968-6

定 价: 29.80元



第六章 意外的告白 …… (071)

第七章 我喜欢的人是你 …… (085)

第八章 我们玩个游戏吧 …… (099)

第九章 遇上沈凉年 …… (113)

第十章 我该拿你怎么办? …… (128)

第一章 惊心动魄的重逢 …… (001)

第二章 心痛的误会 …… (015)

第三章 身陷险境 …… (029)

第四章 爱你在心口难开 …… (043)

第五章 帅气短信男 …… (057)

目录



第十一章 醋意横生……

142

第十二章 退还银行卡……

156

第十三章 大巴惊魂……

170

第十四章 车祸……

184

第十五章 原来你从未离开……

198

第十六章 怒整情敌……

213

第十七章 炫富……

226

第十八章 好好，我爱你！……

240

第十九章 苦肉计……

253

第二十章 盛大的婚礼……

267



第一章 惊心动魄的重逢



景好好回到江山市后不是没想过自己很有可能会和良辰相逢，但是，她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在下班路上，坐在公交车上，一转头就看到他的车子。

他的车窗贴了一层反光膜，景好好看不清楚车内的景象。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就那么死死地盯着良辰的车子瞧。

直到前方的红灯变成了绿灯，公交车还没发动，窗外良辰的车子就蹿了出去，在前方的路口向左转了一个弯，很快消失不见。

景好好的眼睛依旧盯着窗外，身旁的同事说了些什么，她一句话也没听进去。直到到了站，同事下车，她才回神，冲着同事浅浅地笑了笑，说了一声“再见”。

景好好挪到了挨着车窗的位置，扭头望着窗外。

刚刚那样一瞥，景好好虽然没有看见他的人只看到了他的车子，所有那些往事便被勾了起来。她原本已经平静的心情，一下子又被打乱。

景好好刚刚到英国的时候，夜里一闭上眼睛，就仿佛能听见良辰在自己耳边的喊声。

“景好好，你今天要是敢走，我们一辈子就完了！”

“景好好，我求你，别走，等我……”

那样的语气，夹杂了霸道、失望、哀伤和痛苦。

从来没有任何人用那样的语气对她说过话，良辰的那些话害得她整夜睡不着。

后来好不容易平稳了情绪，那些往事渐渐地仿佛就真的被封尘在了心里，今天这样突然相见，那声音就又在耳边一遍遍响起，景好好心里瞬间乱成了一团。

在那样的情况下，良辰已经把话说得那么直接明了，她不可能让自己的尊严再被践踏。她能做的就是拿着良辰用来威胁她的光盘离开，从此以后和他再无瓜葛。

对啊，既然说好再无瓜葛，她现在何必在看到他的车子的那一刹那就开始胡思乱想？

更何况，现在的良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威胁她了，她不用再怕他逼自己回到他身边了。

他和她以前是两个世界的人，如今还是两个世界的人。

良家的中秋节格外热闹，一家老少都聚在了一起，桌子上摆放的是用人们精心做的中秋晚宴。

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多多少少都喝了一些酒。

吃完饭，良辰的表弟提议说：“去我那里打会儿牌？”

良辰摇了摇头，站起身说：“我准备走了。”

自从发生景好好那件事情之后，原本很少回老宅的他，更少回来了。有时候即便过来，也只是像今天这样做做样子，一散场立刻走人。

“阿辰，你今晚喝了一些酒，酒劲散了再走吧。”良母也跟着站起身。她看着好不容易回一趟家的小儿子又要走，面色沉了下来。

“没事。”良辰一边穿外套，一边说了一句。

坐在沙发上的良远放下手中拿着的杂志，抬起头，看着要走的良辰，也跟着站起身，对良辰说：“我今晚没喝酒，恰好晚上我有事要出去一趟，不如我顺路送你吧。”

良远这几个月以来没少给良辰找台阶下，可是良辰一直是一副毫不领情的样子，兄弟两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接近冰点。

良母看到自己的大儿子又对良辰示好，立刻附和着说：“这样也可以。阿辰，你坐你大哥的车走吧，改天有时间再来这里取车。”

良辰听到这话，原本系着扣子的手指顿了顿，然后又重新折回去，将扣子一颗一颗解开，将脱掉的外套随手扔在了客厅的沙发上。他扭头，看着良远说：“您的车子，我就不坐了。像我这样不知廉耻的人，可别弄脏了您的车子，我还是老老实实在家里打牌，等酒劲散了自己回去吧。”

良远的面色瞬间变得难看。

良母的面色看起来有点尴尬，抬起手推了推良辰：“阿辰，你是怎么跟你大哥说话的，那事都过去这么久了，你还跟你亲大哥记仇？”

“没办法，我心眼小。”良辰看也没有看良远，直接侧过头，对着刚刚约自己一起打牌的表弟说，“不是说要打牌？走吧。”

良辰说完，就走上前，伸出手搭在自己表弟的肩上，一起上楼。

说好的打完牌等酒劲散了就离开，结果良辰打了一整夜的牌，他的运气好到爆，把把都赢，将一屋子的人赢得心里不爽，拉着他死活不让走，非要赢回来。结果他越赢越多，他们越输越惨。

良家他这一代的人都结了婚，就连比他小的表弟也在前两个月成了家。现在唯独剩下他没有着落，所以表弟就取笑他“情场失意，赌场得意”，然后当着他的面，搂着自己的新婚妻子，大大方方地亲了两下。

良辰看着那一幕，面上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只是勾着唇笑了笑，继续打牌。他照旧赢，赢到清晨六点半，大家输得惨不忍睹，这才散场。

众人从楼上下来，老保姆已经准备好了早点。良母看到他拿着衣服准备走人，就招呼他吃点早餐再走。

良辰望了一眼餐厅里吃饭的人，看到坐在正位上的父亲，眼帘垂了垂，说：“不了，我等下还有事，先走了。”

大早上，又是周末，能有什么事？

良母知道，良辰这是根本不愿意看到他的父亲。她的表情变得有些失落，跟在良

辰身后一起出了门。她看着良辰准备上车，忍不住开口说：“阿辰，那事也不能完全怪你父亲和你大哥。”

良辰系着安全带的手微微顿了顿，他没有吭声，只是咔嚓一声将安全带扣好，就发动了车子。

良母站在车外，盯着车窗后绷着脸的小儿子叹了一口气，又说：“阿辰，有些时候，人跟人是讲究缘分的，你和她或许就没这个缘分。你现在已经二十六了，再过两个月就二十七了，年龄真的不小了。你看你表弟都结婚了，你真的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了。”

良辰仍旧没有吭声，轻轻地打了下方向盘，将车子转了一个弯，对着窗外的母亲说：“妈，我先走了。”

良母稍微往旁边站了站，盯着车内的良辰不死心地说：“阿辰，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她一个女孩，好女孩多的是，你何必非要她？”

良辰踩着油门的脚微微顿了顿，接着狠狠地踩了刹车，将车子停下，然后侧过头盯着窗外的母亲，开口说：“好好就是好好，大千世界，万里江山，就只有一个好好，除了她，我谁也不要。”

良辰说完，便一脚踩了油门，开车离去。

因为昨晚打了一通宵的牌，良辰的眼睛看起来泛着一层红血丝。秋季来临，景致一天比一天更有秋天的味道。周末的清晨，江市市的街道格外安静，他沿着公路慢慢地开着车子。

良辰开车回半山腰别墅这一路上，风景格外美。他路过环城河大桥时，河水静静地流淌着，阳光照在上面，一片波光粼粼。

他透过车窗，看到正前方的道路上铺满一地落叶，秋日的阳光铺洒在地上，画面看起来格外静好。

江市市的秋季一直这么漂亮，天气不冷不热，天高云淡，是一年四季里最好的季节。

可是，这样美好的风景，良辰却看得有些难过。

秋天该很好，你若仍在旁。如今，你不在我身边，这样美好的风景，我也无心欣赏。

到现在他才明白，原来，让一个人心情美好的并不是风景，而是陪你看风景的人。

良辰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顿了顿。

思念总是会见缝插针，每次都是这样，他一个不经意就突然想起了她，然后整颗心都变得空荡荡的。

已经一百三十五天没有见到她了，在这一百三十五天里，她一直住在他心里，陪着他一同呼吸。

早上的秋风吹进开着的车窗，带着凉意直直钻进他的心口，泛起一层说不出的凉，让他觉得心里冰寒一片。

景好好从没想过，第一次遇见良辰之后，还会有第二次遇见。

这是中秋过后的一个周四，那天晚上，老总带着秘书接待一个客户，结果秘书一

不小心忘带重要的文件，就给景好好打了一个电话，让她赶紧送过去。

景好好当时正准备洗澡睡觉，接到电话就匆匆穿了外套，急急忙忙跑下楼，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公司拿了文件，然后赶去了秘书告诉自己的地址。

景好好到达目的地后匆匆付了钱，然后掏出手机给秘书打了个电话。

老总和秘书接待客户的地方，是环城河旁的南京菜馆，以前良辰带着景好好来过一次。

菜馆还是老样子，门外挂了一排红色的长形灯笼，一旁的停车场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车。

因为菜馆临近河边，秋季的夜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吹得景好好直打哆嗦。她跺着脚抱着文件等了一阵子，才看到秘书行色匆匆地从里面跑出来。

景好好连忙走上前递了文件，秘书只是说了一句“谢谢”，就急急忙忙转身又跑进了南京菜馆。

景好好在菜馆门口站了一会儿，就走向了路边。

环城河周围都是高档消费区，很少有出租车进来。景好好等了一阵子，打不到车，只好冲着前方五百米处的公交车站走去。

今晚良辰没在南京菜馆，却在旁边的一家意大利餐厅里。

他晚上恰好有个饭局，一桌子坐的都是江山市有头有脸的人，良辰却没什么心情应对。

前天他刚刚飞了一趟法国，今天中午才回到江山市，和以往每次去法国一样，换来的都是无功而返的结果。

他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去那边寻找景好好，每次都是失望而归。他从法国回来之后，心情跌到了谷底。曾经他的应酬也很多，除却迫不得已的时候会喝两杯，其他的时候很少贪杯。可这样一次又一次寻找不到景好好的失败，使得他除却靠着酒精麻痹下自己体内发泄不出来的思念和难过，他发现自己竟然找不到其他的办法来缓解这种苦闷。

只可惜，酒喝得越多，良辰觉得自己心里的思念越炙热，到了最后，竟然喝得他大脑发蒙。

散场的时候，他已经醉得一塌糊涂，走路时步子都摇摇晃晃的。有人提议送他回去，却被他摆手拒绝。他眼前浮现了各种各样的模糊画面，踉跄地走出意大利餐厅，然后站在门口，左右看了半天，分不清东南西北，就胡乱向着一个方向往前走。

河边停靠的到处都是车子，在他眼里这些车子都一个样，根本分不清哪一辆是自己的。他最后就死命按着自己的车钥匙，挨个拉车门，惊得周围车子报警声响成一片，引来了看车的保安。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车子都不是您的，请问您记得您的车牌号吗？”

良辰隐约感觉到有人在自己身边絮絮叨叨地说话，他竖着耳朵仔细去听，却只听到嗡嗡的声音，最后就继续迈着深一脚浅一脚的步子往前走，一不小心竟然险些摔

倒在地。

幸好保安及时伸出手，搀扶住了良辰：“先生，我现在先扶您回饭店里休息一会儿，等酒醒了，您再走可以吗？”

景好好快要走到公交车站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两个人，走路摇摇晃晃的。

她就多事地去瞄了一眼，结果，看到一个穿着保安服的人，用力撑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那男子像是喝多了酒，步伐有些不稳，他微微垂着头，让人看不清楚容颜，景好好却觉得那男子的身形有些熟悉。

她顿了脚步，仔细瞧了两眼，恰好那男子抬起了头，她清楚地看到良辰俊美清雅的熟悉眉眼。

景好好整个人宛如石化了一样，僵在了原地。

“先生，您能听见我说话吗？先生？”

“先生，小心……”

保安扶着良辰，原本一边走一边在询问他，结果良辰的脚步一时不稳，整个人往前栽了过去。

景好好还没完全清醒过来，人却下意识地冲了过去，抬起手搀扶住了良辰的胳膊。

保安连忙将良辰往自己的肩膀上撑了撑，当景好好是个路过的好心人，笑着说了一声：“谢谢。”

景好好轻轻地点了点头，扭过头看向良辰。

男子突然干呕了一声，吓得保安连忙扶着良辰弯下了身。

良辰瞬间就冲着地面呕吐了出来，刺鼻的酒气四处扩散，有些呛人。

良辰呕吐了许久，把胃都吐空了，依旧没停下来的迹象。

他怎么喝了这么多酒？

景好好抬起手，轻轻地拍了拍良辰的后背，直到他的呕吐停止，才从自己的包里掏出纸巾擦了擦他的嘴角。

保安看着景好好一系列的举动，愣了大半晌，才盯着景好好指了指良辰，问：“小姐，你认识他？这是你的朋友？”

景好好抬起自己停在良辰身上的视线，转过头对着保安又点了点头。

“太好了，小姐，这位先生喝多了，问他什么都答不出来，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能麻烦你将他送回去吗？”

景好好听到这话，盯着良辰皱了皱眉。

他可能因为酒喝得太多，看起来很不舒服，眉心紧紧地皱着，面色看起来也有些苍白。

景好好抿了抿唇，冲着保安微微颌了一下首说：“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叫辆出租车。”

保安立刻点头，拿了呼叫机，联系了饭店的前台。

约莫过了五分钟，出租车停在了路边，景好好先打开车门，然后在保安的帮助下，将良辰扶进了车里。

景好好对着保安道了一声“谢谢”，也跟着钻了进去。

良辰靠着椅背，闭着眼睛，看起来很难受。

景好好盯着良辰看了一会儿，听见前面的出租车司机问：“小姐，请问你们要去哪里？”

景好好原本想说酒店，随即想到良辰醉成这样，酒店里要什么没什么，最后就报了半山腰别墅的地址。

车子停在半山腰别墅的正门口，景好好在司机的帮助下，将良辰从车里弄了下来，然后将良辰扶到了侧门处，伸出手按了一下门铃。

过了约莫一分钟，别墅里有人走了出来，隔了很远喊了一句：“是谁呀？”

景好好没有说话，只是继续按了一下门铃，然后将良辰的身体靠在墙壁上，慢慢松开手，确定他不会摔倒，就迅速上了出租车，对着出租车师傅说：“师傅，我们走吧。”

出租车缓缓开动，景好好透过后视镜，看到别墅的侧门被人拉开，走出的林嫂看到门外站着的良辰，立刻上前扶住了他。

出租车距离别墅的大门越来越远，后视镜中的人也越变越小。不过景好好依然能够清楚地看到没一会儿，从别墅里又跑出来好几个人，大家手忙脚乱地搀扶着良辰，走进了别墅。

良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脑袋有些发蒙。可能是宿醉的缘故，头隐隐作痛。

他睁开眼睛，看到熟悉的卧室，皱了皱眉。他在大脑里搜索了半天，结果最后的记忆，只停留在自己在意大利餐厅里喝多了的场景。

他以为是自己打电话喊司机接自己回的家，就没多想，下床洗漱，然后换了一身干净的西装下楼。

“辰少爷，您醒了？”林嫂看到良辰，立刻打了一声招呼，问，“辰少爷，您要不要吃早餐？”

良辰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已经八点多钟，想到九点还有一个早晨例会，就直接从餐厅里随便拿了一个包子，一边吃一边走出了别墅。

他摸出车钥匙来到车库，却发现自己习惯开的车子竟然不在。

他转身走了出来，冲着屋内喊了两声“林嫂”，等到林嫂出来就问：“我昨天开回来的车子呢？”

林嫂疑惑地看了良辰两眼，说：“辰少爷，您昨天没有开车回来。”

良辰愣了一下说：“昨天不是司机接我回来的？”

“不是啊。”林嫂摇了摇头，“昨天我听到门铃响，就去开门，结果看到辰少爷站在门口，我还以为是辰少爷的助理送辰少爷回来的。”

良辰越发纳闷，昨天他去参加饭局，压根就没叫助理，难不成他找从容送自己回来的？

不应该啊，从容送自己回来，不会不进家门的。

良辰掏出手机，看了看昨天拨打出去的电话记录，发现拨出去的最后一个是下午四点钟。

难不成他在昨晚那样醉醺醺的情况下自己走回来的？

从环城河到别墅，开车都要四十分钟，这想法也太邪乎了！

良辰越想越觉得事情太过于蹊跷，却又弄不明白具体是怎么回事，直接让司机备了车，送自己去了昨晚吃饭的地方。结果在停车场，他真的看到自己的车子完好无损地停在原地，他走上前拉了拉车门，竟然没锁。

良辰吓得连忙检查了一下车内的东西，发觉重要东西没有少，这才上车发动车子，去了公司。

他明明记得昨天他是锁好车子的，怎么会没锁？

昨天晚上是谁把自己送回家的？

不！他认识的人里，知道他半山腰别墅地址的人不多。良辰更加糊涂了。

短短五天之内，景好好连续两次撞见良辰，以至于昨晚，她整晚处于失眠的状态，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的公司。

景好好白天困意十足，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工作的时候频繁走神，好不容易挨到下午四点半，她想着再过一个小时就下班了，周六周日可以连休两天。

四点五十，秘书让景好好去打印了一份文件。

等景好好打印结束已经是五点二十。她坐在位子上，刚准备收拾东西下班，结果老总的秘书突然低声尖叫了一声，喊道：“露西！”没得到回应，她抬起头四处望了望问，“露西呢？”

“可能已经下班了吧。”

“糟糕了！”秘书低声说了一句，连忙拿起桌子上的电话，给露西拨了过去。她拨了两遍，都没有接通，正准备拨第三遍的时候，老总就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秘书连忙站起身说，“陈总，我昨天忘记告诉您，今晚我要去医院照顾我妈妈，不能陪您去参加那个竞标案的饭局了，我原本想安排露西的，结果她走了，我现在打电话也打不通。”

秘书越说，陈总的脸色就变得越难看。秘书说着，声音也小了下去，她紧张地左右看了看，然后视线就停在了景好好身上。她立刻指着景好好说：“陈总，您看要不然让好好去吧。”

陈总也将视线落在了景好好身上。

景好好一脸惊愕地看了看秘书和陈总，还没明白过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秘书又说：“我保证我会用最短的时间教会好好，好好很聪明，当助理的这段时间，一直表现得很好，她肯定没问题的。”

陈总的面色这才微微变得好看了一些，他点点头说：“六点半出发，你尽快。”

秘书等陈总进了办公室，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她转过身望着景好好，一脸拜托的表情说：“好好，这次真的要麻烦你了，你就帮一次忙，陪着老总去参加这次的竞

标案，下周一晚上我请你吃大餐。”

秘书一边说着，一边将景好好扯进了更衣间，一把将自己的衣服从里面抓了出来，塞给景好好，说：“好好，你先穿我的衣服凑合下。我告诉你啊，这次的竞标案，来的可都是江山市的大公司，一定不能出现任何差池。如果这次竞标成功了，我会提议让老总把这次的提成给你。”

景好好从没有当过秘书，也没参加过应酬，有些紧张地问：“我需要做些什么？”

“什么都不需要做，坐在陈总身边就可以了，别人跟你说话，你一定要微笑、敬酒，轻轻地抿一口就可以了。”

秘书麻利地讲述了一遍要领，将景好好的头发熟练地盘了起来，然后拿着自己的化妆品，给景好好简单地上了一个漂亮的裸妆。

秘书整理完一切，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景好好，确认没什么问题后点点头，冲着景好好说：“好好，晚上就靠你了！”

景好好站在镜子前，看着里面穿着低胸长裙，外面披着一件红色西装外套的自己，心里隐隐浮现一种不好的预感。

景好好从更衣间出来，陈总已经被秘书唤了出来，陈总看到上了妆的景好好，眼睛微微亮了亮，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神态，冲着景好好说：“走吧。”

陈总的司机将景好好和陈总送到了四季酒店的正门口。

陈总和景好好进了大厅，立刻有服务员走上前，将他们一路引上二层的一个包厢内，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想必都是今晚这个竞标案的商家。

混迹商场的人个个会做人。今天是竞争对手，明天可能就是合作伙伴，所以里面坐着的人立刻站起身，和陈总熟络地打了招呼。

景好好谨记陈总的秘书告诉自己的话，面带微笑地站在陈总身后，保持沉默。

陆陆续续有不少的商人进来，大家也都是这样热情地打了招呼，景好好跟在陈总身旁，发现这些人带来的秘书，一个赛过一个的好看。

包厢内的餐桌很大，可以围坐下数十人，眼看着空位逐渐减少，景好好觉得人来得差不多了，却发现没有任何人招呼服务员上菜。

周围的人还在客套地聊着天，她只好挺直背，保持着微笑。

过了约莫五分钟，包厢的门突然被推开，围着桌子聊天的人噌一下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景好好不明所以地也跟着站起身，她还没回过神来，就看到身边的一个老总快步走到门口，热情地对着进来的人打了一声招呼：“良总，好久不见。”

伴随着他声音落定，其他的老总也都陆陆续续走上前，和来的人打了招呼。

挡在景好好面前的人有些多，她并没有看清楚进来的人，却被那些人口口声声喊着的“良总”震住。

该不会是良辰吧？江山市似乎除了这个良总，再也没有其他的了。不会那么凑巧吧？

就在景好好脑海里一瞬间飘出许多乱七八糟的想法的时候，突然有一道清冷的熟悉声调响起，声音不轻不重，却带着十足的魄力：“大家先就位吧。”

他的话宛如一道圣旨，那些原本围着他的人纷纷让开了一条道，景好好清楚地看到良辰被众星捧月地走了过来。

比起她昨晚见到的喝得烂醉如泥的他，今日的男子看起来精神帅气，白皙的脸上挂着严肃的神态。

景好好刚刚在听到“良总”这两个字的时候已经想到可能是他，现在真真切切看到他的容颜时，一瞬间就僵硬在了原地。

良辰一边往餐桌前走，一边对着各大公司的总裁微微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就在他准备入座的时候，脚步突然顿住。

周围的人被良辰突然顿住脚步弄得一怔，面面相觑，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

良辰的眉心轻轻地皱了皱，他隐约觉得自己的呼吸有些不稳。好半晌他才慢慢地扭过头，视线定在了景好好的脸上。

走过满屋子衣衫靓丽的人群时，他眼角的余光瞥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良辰大脑里最初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是因为自己太思念景好好，所以他再一次产生了幻觉。景好好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个商业圈里？所以，他便目不转睛地继续向前走，可是眼角的余光一直注意着那个方向。最后终于还是忍不住，他只得状似无意地瞟了一眼。

他的速度很快，根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只是那样快速的一瞥，宛如惊鸿一般，搅乱了他整颗心。

他就那样硬生生地顿在了原地，清楚地听到自己的血液逆流的声音。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心紧张得揪成了一团。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强迫自己一点一点转过身。

那张朝思暮想的姣好面孔，像是被缓慢拉长的电影慢镜头，尽数落入了他的眼眸之中。

她一点也没变，眼眸还是那样纯粹干净，宝蓝色的长裙衬得她的肤色亮白娇嫩，面上挂着浅浅的笑意，沁人心脾。

良辰刹那就忘记了呼吸。周围的世界也在这一瞬间沉寂。

他的视线定定地落在她身上。他不会太过于思念她，所以产生了错觉吧？她怎么可能会在江山市？

良辰想着，狠狠地攥紧了拳头。他格外用力，直到感觉掌心传来剧烈疼痛，这才微微回神。

天哪！竟然不是做梦，景好好真的就在他眼前！

良辰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轻轻地颤抖了起来，他努力地维持着自己一贯对外高傲清冷的姿态，才勉强让自己没有失态。

他的视线始终没有从景好好身上离开，他慢慢地迈着步子，冲着她一步一步走了

过去。

景好好木然地站在原地，看着良辰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直到她可以清楚地闻见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淡淡清香。一股说不清的情绪如潮水一样漫上了她的心间，使得她胸口传来一道异样的滚烫。

良辰最后停在了景好好面前的半步远。他微微低着头，盯着景好好的眼睛。他漂亮的瞳仁漆黑深邃，里面泛着一层瑰丽的光芒，带着深入人心的魅力。

景好好浑身都在颤抖，她不是没想过有朝一日会和良辰这样面对面地相逢，可是她没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猝不及防。

她勉强用手撑着身旁的椅背，努力让自己稳立在原地。她此时才后知后觉地想到，似乎自己昨天打印出来的一份文件上，有说海鑫公司想要拿下和江山集团的合作。

当时因为合作的对象是江山集团，她刻意留意了两眼，但是，她没想到今晚误打误撞参加的，就是那个项目的饭局。

陈总就站在景好好身旁，看到景好好半晌没有出声，怕她得罪了这个大客户，忍不住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良总，您好，这是我们公司的秘书助理，景好好。”

陈总说完，立刻扭头对着景好好使了个眼色。

景好好顿时识趣地收回了所有的神思，握着已经被汗水浸湿的手心，对着面前的良辰扯着唇轻轻地笑了笑，说：“您好，良总。”

她的样子宛如他们只是初识一般，声线柔滑，眉眼平静。

良辰盯着景好好落落大方的神态，想要从她眼中寻找出一丝一毫的异样，可是看了半天，她漂亮的眼中始终清清冷冷的，仿佛他们之间那些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前尘往事从未发生过一般。

良辰全身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绷紧，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左胸膛里，心脏的跳动慢了一拍，然后传出钝钝的疼痛感。

良辰很快定了神，压下心里翻滚的疼痛和情绪，紧紧地锁着景好好的眼睛，慢慢抬起手，很从容地接招，也是公事公办的语气：“你好，景小姐。”

景好好垂着眼帘，看着良辰那只修长的手迟疑了一秒钟，伸出手和他的手握上。

虽然只是一碰即松，可是，良辰还是清楚地感受到她的手一如既往的柔软无骨，可是触手的冰凉让他忍不住皱了一下眉。

张医生告诉过他，她体寒，容易手脚冰冷。有时候晚上他抱着她，无意之间碰到她的手都是冰冷的，他找过很多调理的食谱给林嫂，养了许久，她的手才开始有了暖意，这才隔了几个月的时间，她又回到了老样子。

良辰很快便收回了所有的思绪，淡淡地望着近在咫尺的女子，压下心里翻滚的想把她拉入怀中狠狠拥抱的冲动，配合着她，也仿佛两人只是陌生人一样，只对着周围的人说：“人都到齐了，吩咐服务员上菜吧。”

良辰和景好好结婚的消息，当初只通知了亲朋好友，虽然刻意低调，但还是走漏了一些风声。可是并没有人知道良辰的妻子究竟是谁，加上后来婚事不了了之，大家

也只以为那是传闻。

景好好本就长得漂亮，陈总带着她进来的时候，已经引得周围的人频频关注。现在，那些人也只当良辰和他们一样，见到美好的事物就会多加关照，并没有多想。

良辰的主座和景好好隔了好几个位子。

应该已经有人提前订好了菜单，大家坐下后不久，服务员便端着各式各样的菜肴陆陆续续地走进，摆了满满一大桌。

一行人都是为了良辰的合作案来的，所以众人坐下之后，都使出浑身解数吹捧着良辰。

良辰就那么静静地坐在位子上，目光疏离淡漠，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可偏偏在这一桌子人中显得出众，有着旁人比不上的霸气和高贵。

他和周围的人熟练而又自然地周旋着，对这类应酬驾轻就熟，十分从容，同时他的视线一直不断地往景好好身上瞟。

景好好却一直没有往良辰的方向看，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一盘菜，端坐在陈总身边。

周围传来的每一句话都和他有关，全部是殷勤奉承的语气。他的话很少，声音冷冷淡淡的没什么情绪。有时候或者就干脆不接话，着实有些打击那些讨好意味十足的人。

桌子上的菜肴很少有人动，倒是服务员端上来的洋酒，一瓶接着一瓶地空。

总裁们带来的那些秘书个个是人精。一个个气质款款地端着酒杯，对良辰敬酒。

良辰闲适地坐在位子上，面对那些刻意弯身露出半个酥胸的美女秘书，神态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端了端酒杯象征性地做了做样子，并没有喝酒。

陈总看着周围的秘书都主动敬了酒，唯独景好好坐在一旁没什么反应，就倒了一杯酒，递到了景好好面前说：“去给良总敬杯酒。”

景好好盯着酒杯，身形微微顿了顿，然后端起酒杯，站起身冲着良辰的方向举了举，说：“良总，我敬您。”

良辰原本正在听身旁的助理说话，听到景好好的声音，他微微凝神，然后扭过头，看起来很平静地看了景好好一眼，端起桌子上的酒杯站起身，和景好好的酒杯碰了碰，一饮而尽。

景好好也跟着良辰喝干了这杯酒，可能是许久没有喝酒的缘故，酒液一口气喝下去让她整个人微微眩晕了一下。

景好好放下酒杯，看到良辰的视线还落在自己身上，就垂着眼帘平静地笑了一下，坐了下去。

喝了酒之后的饭桌上，人的话显得更多，坐在景好好身旁的是个不知道叫“李总”还是“林董”的微胖男子，话很多，嗓门很大，满屋子都能听见他夸良辰的话。

微胖男子侧过头看着坐下的景好好，笑着对陈总举起酒杯说：“陈总的秘书果然长得标志，就连良总都赏脸，喝了酒。”

陈总笑着没有接话，也跟着举起酒杯。两人碰杯，将杯中的酒喝得一干二净。

陈总端起酒，正准备给微胖的男子倒满，那男子又开口说：“陈总真是太客气了，秘书就坐在旁边，还自己亲自倒酒。”

陈总听到这话，立刻明白面前这男子的意思，将手中的酒递给了景好好，说：“这是万晟的林董。”

景好好明白，陈总这是让她给林董倒酒。

景好好微微垂着眼帘，拿着酒瓶给陈总的杯中斟满了酒。

林董目不斜视地盯着景好好，在酒将满的时候，他刻意抬起手，覆盖上景好好的手，提醒说：“满了。”

在娱乐圈里，这样的事情她碰得多了，明白这些人都是打着提醒的名义在吃豆腐。

景好好握着酒瓶，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手从林董手下避开，然后给陈总也倒了一杯。

林董将酒杯又举了过来，陈总刚想去碰杯，林董说：“陈总，这次的酒可不是敬你的，咱俩喝了这么多次，不差这一次，这酒我是敬你这位漂亮的秘书。”

陈总端着酒杯笑了笑，放下了酒杯。

林董将酒杯举到了景好好面前：“景小姐，我敬你一杯。”

景好好避开林董赤裸的眼神，态度淡淡地端起酒杯，和林董碰了碰：“林董，敬您。”

景好好喝过酒，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姿态，盯着面前的菜肴看。

林董时不时地侧头，询问景好好一些话，每次说话林董都靠得很近，让景好好很不自在。

景好好怕得罪林董丢了工作，只好态度疏离地应付着。

“景小姐，你在陈总手下待了多久了？”林董和身旁的一个总裁敬完酒，侧过头，盯着景好好白皙嫩滑的脖颈，眼神有些流连忘返。

景好好客套地笑了笑，稍微往旁边挪了挪，想要避开林董的目光：“一个多月了。”

“那时间并不长。”林董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从桌子下面悄无声息地伸到了景好好的腰间。

景好好像是触电一样，猛地往一旁挪了挪，冲着林董勉强扯了扯嘴唇，硬生生地挤出了一个笑。

林董的手放在了景好好的椅背上，略有不甘，过了一会儿他又对着景好好说：“景小姐，陈总给你开的工资是多少？”

景好好看着林董再一次悄无声息冲着自己大腿伸来的手，心里泛起了一阵恶心，有些不想理会林董，就敷衍地说：“不好意思，林董，工资这些东西是不允许透露的。”她一边说，一边将自己的腿往一旁挪了挪。

林董吃豆腐再次失败，眼中微微浮现了一抹不悦，又浮现了其他的想法，说：“景小姐，我学过手相，我来帮你看看你的姻缘。”

林董说着，直接伸出手拉了景好好的手，看向了她的手心。

景好好下意识就猛地抽出了自己的手，一不小心打翻了桌子上的酒杯，发出一阵